

《庄子》历来为中国文人所青睐,相关书籍,从古至今,层出不穷。同乡冒广生(国学家、原籍如皋)旧藏《南华真经题评》,即《庄子题评》,乃明万历刻本,竹纸线装,馆阁字体,列入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,卷首钤印“臣冒广生”“小三吾鉴藏”等,数年前上拍,落槌价约10万元。如此珍本,令人艳羡不已;如此高价,令人望而却步。作为普通书客,幸有漫画家蔡志忠一类的著者,创作的《庄子说》等,通俗易懂,书价低廉。如能淘得一册著者签名本,就更好了。

“机会”遂愿而来。2018年初,南通印社夏荣道兄举办篆刻讲座。我陪友人前去参会,顺便拜见画家刘子美(赵无极的老师)的公子。其间,有人说画家蔡志忠刚去会场了。我听了,心惊“肉未跳”,心想“事未成”,只是好奇:他为何来南通?也未见报道。若

我读过《金瓶梅》,不止一遍。先是自己读。后来是看格非专门点评的《雪隐鶯鶯》。之后,为了蛊惑一个写小说的朋友也来读读,我还买过一套精装本,送给他收藏。

诸君放心,我不是性瘾患者。更加不是一个黄色画面爱好者、春宫图实践者抑或偷窥狂。讲真,我对潘金莲和西门庆不知节制的少儿不宜画面真的真的是反感的。然而,我这里用“少儿不宜”这个词,并不是真的觉得那有什么不宜,我是不带态度的。之所以这么用,不过是为了避免使用某些禁词,以方便把这篇文章发出来。所以,其实我也不觉得那有什么不合适。那就是一种天然的存在罢了,跟动物交配一样一样的。我们要允许动物交配,也要允许人类的有些个体沉迷肉欲并对此进行创新性的实践。虽然,那些画面真的有些不大体面。哈,体面又是个什么鬼?

《雪隐鶯鶯》这书我看了两遍,然后也把它送了人。我觉得我看两遍就够了。书不在手边,这会儿想概括一下格非的观点就

盘点手账,庚子鼠年,四时读书,倒也有如“老鼠爱大米”,且读且珍惜。

《雨天的书》,是春节宅家防疫期间读的第一本书。那时新冠肆虐,微信里尽是风声鹤唳,加之又逢连日的雨,心头也像下起了毛毛的雨。逡巡阁楼书架前,正好看到知堂老人的一本《雨天的书》。檐窗滴溜,顺着作者的心绪,于《苦雨》《喝茶》《故乡的野菜》等等,听他一篇篇散散淡淡地娓娓道来。静静涩涩的文字中,感觉仿佛雨窗下听老僧点化,也好像冬夜炉边逢一部经典,散发着带有真感情的墨笔冥想。盖因,“无论他是讲虫鸟的歌唱,或是记贤哲的思想,古今的刻绘,都足以使我感到人生的欣幸。”像这样的人,其实就是“从吾所好”。忠于生命的真实,听从于内心的感受和判断,由此让体会到生命里自然单纯的丰富与宁静。即使遭遇深创剧痛,也努力让自己不在悲痛中甚深地迷妄。

春日里,闭门索居久了,难免猫不是狗不是的。在品咂老树的《在江湖》之余,捧读被誉为“散文

《庄子说》于禅道间

——蔡志忠签名本琐记

□彭伟

是手边有书,便可请他签字了。又有热情的熟人,说有机会请他画一幅。再聊上几句,我才明了:同名同姓,张冠李戴,我把平潮蔡,视作台湾蔡,闹了个笑话。春秋“笑”秋收,时入8月,旅新女诗人素子老师,清理杭州旧物,托人寄书送我。几百册旧书,安全达到如皋后,我连夜清点,发现一批签赠本,其中一册便是《庄子说》,但是受赠人不是素子老师,而是她的女儿陈二幼。

《庄子说》全名《自然的箫声——庄子说》。1987年,此书连续半年雄踞台湾畅销书排行榜榜首。海峡两岸的读者,都十分喜欢《庄子说》。是年底,中国连环

画出版社抓住商机,在大陆初印此书,定价0.95元。陈二幼的受赠本,即为1988年10月重印本,定价已经涨价:1.3元,总印数达31500册。1989年5月,三联书店获得版权,第一次印售《庄子说》。整整一年后,又印此书,书价已是3.05元。短短数年,书价一路递增,不难看出上世纪八十年末、九十年代初,《庄子说》真是为人所爱。

若看印量,《庄子说》不值得保存。不过,书籍有了故事,有了签名,就像烤肉蘸了酱油,忆文配了旧照,更有味道。幸有二幼女士的追忆,我才知其味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陈二幼正在中央美术

学院攻读美术史。她生于文人世家,父亲陈朗为诗人、戏剧理论家,舅舅为画家周昌谷。写写文,画画图,陈二幼幼承家学,不在话下,同学皆知。蔡志忠在大陆,忙于画作生意,尚未大红大紫,仍需宣传。巧得很,他的一位友人,与陈二幼是同班同学,便拜托陈二幼出手。陈二幼的文章,随后见诸报端。同学便带着她,一起去见蔡志忠。可爱的蔡老师,感激之心,溢于言表。他请陈二幼坐下后,便取出一册《庄子说》,翻至封面内页,取出数笔,即兴涂鸦。短短一两分钟后,一幅漫画跃然纸上:达摩祖师,侧面示人,光头、翘眉、闭眼,凸鼻子、厚胡

子,大耳朵上还戴着圆耳环,安然可爱,已然入定。有趣的是,两手相靠,拇指对拇指,食指对食指,同呈尖状,指向上方的圆圈,内书“陈二幼小姐:请多多……指教。”多字一共写了十八次,但从第3个字,已经渐渐写为S,与后面的音符相得益彰,幽默诙谐的“余音绕梁”,表示绘者如同达摩,禅定静思,强烈地表达心中的感恩之情。有味的是,一笔由粗及细的曲线,借用留白,成为达摩身上的袈裟。衣服的一端写着“禅道”两个大字,一端系着大酒壶,中间留下横向落款“蔡志忠 1989.2.27”。

庄子是道家,达摩是佛家。佛道殊途同归,有相通之处。也许如此,蔡志忠信手拈来,画了这幅小画,赠送友人。白驹过隙,白云苍狗。2020岁末,人入暮年的蔡志忠,遽然遁入佛门,走进达摩面壁参禅的少林寺,续写他的禅道人生。

和《金瓶梅》有关的一些乱弹

□低眉

有点麻烦。可能不大全面。我还是引用豆瓣上一个关于《雪隐鶯鶯》的书评里头的一段话吧!

“格非将《金瓶梅》置于十六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,对小说所展现的风俗画卷、经济活动、观念变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生动精当的探讨。”

大体差不多。格非的点评,符合我对《金瓶梅》的基本看法,所以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。但我还想说的是,对于《金瓶梅》,仅仅有这样的认识,仍然还是不够的。《金瓶梅》固然是一本现实之书,它具有巴尔扎克小说同等翔实的细节品质。在我心目中,《金瓶梅》同时也是一本慈悲之书。

西门庆、潘金莲,都是可怜人。在晚明极度物欲的世界里,他们沉溺在肉欲的泥潭中难以自拔,直到失去了性命。他们是以肉身祭祀欲望的人。是和魔鬼做

交易的人。潘金莲的悲剧,不仅是时代的悲剧,更加是人“自身”的悲剧。说她是时代的悲剧,把这本书说小了。因为在任何时代,都可能存在一个“潘金莲”,也可能存在着一个“西门庆”。他们是死的。

潘金莲和西门庆是同一个人。他们是互文的关系,互为正反面。西门庆和潘金莲一样都是悲剧人物。他们的不同,是特定时代里,男性和女性的不同。归根结底,他们是同一个悲剧在男性和女性身上的不同体现。他们的悲剧,不是社会性的,而是物理性的。你也可以把这个物理性理解成生理性。这种生理性,也可以叫成动物性。物理性、生理性、动物性,都是我为了表达观点,姑妄命名出来的。

仙人,肉欲是动物性的核心。肉欲是生命轮回里向下一股力量。极乐世界在人间,地狱

也在人间。沉溺于肉欲的人,其实也是身在牲畜道。你看,沉迷肉欲无法自拔的人类个体,多么可悲,多么可怜。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没有这个自觉。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这个不“自觉”。

在这里,我本人对畜生并没有鄙视,只有怜悯,或者客观的观照。另外,这里的“畜生道”,只是一种隐喻。佛经里所有的六道都是一种隐喻。隐喻着人类整体中不同个体不同的生存状态,或者是某一个体在不同时段的生存状态。今天你可以身处地狱,明天也可以身处极乐世界,后天你也许会堕落到鬼道。

我相信人性和动物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,人性是从动物性那里传递下来的。应该这么说,动物所具有的劣根性,人性全部都具有。其实,叫劣根性是不确切的,因为劣根性是有选择和比较的,叫本性才更加确切。人性

里的动物性在平常的生活中会被道德和教化遮蔽。而动物具有的某些优秀品质或者牺牲精神,人性也未必全部都继承。更加需要确认的是,其实人还具有动物所不具有的劣根性。有时候“坏”起来比动物更加彻底。

然而,这肯定也不就是人性的全部。人之所以为人,一定有其超越动物的地方,我深信。历史每天都在创造,英雄一直在出现。无我的、具有牺牲精神的、引领人类灵魂向上生长的伟大力量一直都存在。所以我们需要修行,修正自己的心念,用行为来阐释无私利他,我们需要觉醒,需要在生命轮回的通道里一直提升。

允许一切现象的发生,并且不加评判和拣择。自利利他,无欲无我,觉悟人生的真相,接受并允许一切事物的自然流淌,观照万物并同体大悲,就是我心目中的觉者。觉者,近佛境矣。

唉!要是潘金莲有我这个自觉性,她就不会那么悲催可怜了。她那么美好又灵性,而且有情趣,一直保有着对生活的热情。本来,是可以成为女英雄的啊。

庚子读书小记

□陈健全

经典的“圣书”《瓦尔登湖》。从作者梭罗内心的渴望、冲突、失望、自我调整,以及反复调整的心路历程中,心也渐渐恬静下来。“我生活中的最快乐的时光,莫过于春秋时日阴雨连绵独守空房的时刻。”“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一天吧……让我们不要卷入在子午线浅滩上的所谓午宴之类的可怕急流与旋涡,而惊惶失措。熬过了这种危险,你就平安了,以后是下山的路了。神经不要松弛,利用那黎明似的魄力,向另一个方向航行,像尤利西斯那样拴在桅杆上过活。”读着读着,好似视通万里,更觉得他“语语惊人,字字闪光,沁人肺腑,动我衷肠”。朦胧的灯火中,仿佛看到一位孤独的哲人独居于小木屋中,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,与自己对话,与生命对话,从而拥有了最简单而深刻的幸福。

接着,又读了迟子建的散文

集《锁在深处的蜜》《原来姹紫嫣红开遍》等。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好似春风化雨,让生命重获新绿,让人心得到救赎。这是因为,好的文字总是那么耐读,且能让人产生共鸣。“当一个人的呼吸,与野草的呼吸融合在一起时,在寒刀霜剑的背后,在凉薄而喧嚣的世间,宁静与超然,安详与平和,善与慈,爱与美,就会在不老的四季中,缠绕在你的枝头,与你同在。”在作者看来,那些不经意间写就的文章,就像居室盆钵里的野草,生机勃勃,带给她无限的感动和遐想。作为一名读者,历经了今年一点点化开的春天,又何尝不是期望自己的那盆野草也能焕发生机,自由自在地生长。

“已识乾坤大,犹怜草木青。”经夏入秋,喜欢闲翻《花花草草》的我,在品读汪曾祺先生的《人间草木》《人间有味》系列丛书时,邂逅

逅日本园艺家柳宗民的《四季有花》《杂草记》。许是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吧,对书中隽语深以为然。如,“植物的故事就是生命的故事,我们和花木、鸟虫相互依存,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。”“皈依自然才能企盼完整的美,遵循秩序才会真正的自由,继承传统才会得到安泰之美,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才能够实现纯正之美。”尤其经历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之后,想想,可不对吗?

春去冬来,读过的书中,最喜欢的是推冯骥才的新书《书房世界》。当然,他2017年出的《竖读》,也有不少篇章讲到他的书房。这本书虽在春天就读完了,却一直放在案头,不时翻一翻。大冯以自己书房——“心居”中的一物一景起兴,譬如丁香尺、西晒的小窗、架上的书、词典、手抄本、烛台、老墨、老皇历……串联起人生的细节,引申出不能忘却的纪

念,或是人生中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,意境深邃而辽阔。夜晚,我于书房也情不自禁地翻出儿时心爱的现代汉语小词典、文抄摘记,以及小人书《岳传》《童年》《我要读书》等等。橘黄色的灯光下,看到当年工整而又稚拙的纯蓝墨迹,特别是那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八个字,收藏在人生行囊中的时光印记如放电影一般闪现。回想起来,这也是忘不了的“初心”呀。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:“对于作家,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。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,是自己精神的原点,有自己的定力。”说得多好!掩卷之际,驰骋遐思,试与内心交谈,与书房交感,似也触发“重新”认识生活、认识自己的心流。毕竟,“人的力量最终还要从自己的身上和心里去寻找”。由此,我觉得,自己的书房也一点点明亮,一点点宽阔起来。

鼠年将尽,牛年在望,对于读书,但愿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,愈加珍惜来年的四季,并寄望收获更多的感动与共鸣。

蒯通:乞火无人尽显能

——《史记人物》之二十七

□陶晓跃

不攻而降城,不战而略地,传檄而千里定。”如此的好事,自然诱惑极大,武臣兴趣倍增:“何谓也?”不战而屈人之兵,夺人城池,乃兵家之最高境界。蒯通娓娓道来:就常识而言,范阳令应自整顿军纪,据城坚守,可他怕死贪财,想归顺义军自保,又恐身为秦朝旧臣,难免不测。只要将军封拜范阳令,让其趾高气扬,燕、赵之地,方官员就会纷纷效仿,不战而降。这就是所谓的传一道公文而平定千里的计策。

武臣采纳了蒯通的计谋,果然“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”。蒯通出尽风头,却随风而去,不知其所。

蒯通第二次的露面,是在韩信的军营里。当时,韩信引兵东进,听说汉王已派郦食其说服齐王,便打算罢兵休卒。蒯通却站了出来:“郦生一士,伏轼掉三寸之舌,下齐七十余城,将军将数万众,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,为将数岁,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!”蒯通的这番说辞,激励了韩信的斗志,为民请命,重新封立诸侯,各诸侯都会因感恩而听命于齐王。

韩信立为齐王,如日中天,蒯通便又卖弄寸舌之功:“相君之面,不过封侯,又危不安。相君之

背,贵不可言。”不得不承认,蒯通说辞的艺术,故弄玄虚,引人入瓮。“何谓也?”韩信自然也不例外。蒯通则放言高论:当初起兵抗秦,各路豪杰,自立为王,振臂一呼,云集响应,那是一心为了灭秦;如今楚汉相争,项王挟震天下之威,四方出击,一时捷报频传,可兵团困于京、索之间,阻于西向山地,三年前进不得;汉王亲率数十万大军,占据巩、洛之地,凭借险要的地形自保,却再无尺寸之功。因为彼此纷斗,将士肝脑涂地,暴骨于野,不可胜数;百姓流离失所,穷困潦倒,怨声载道。

于是,蒯通直奔主题:“莫若两利而俱存之,参分天下,鼎足而居,其势莫敢先动。”蒯通绝非是什么痴人说梦,而是自有他的深谋远虑:韩信占据了强大的齐国,燕、赵又先后依附,如果出兵于刘邦、项羽的虚空之地,就能牵制各自的后方,使他们因顾及后患而不敢轻举妄动。如此,韩信再顺应民意,为民请命,重新封立诸侯,各诸侯都会因感恩而听命于齐王。

韩信没有心动,他的想法很简单:汉王待我不薄,我怎能背信弃义。蒯通没想到韩信竟如此天

真,更是直言不讳:哪有什么“信”,有的只是永远的“利”。先说眼前的张耳、陈余,布衣时,结为生死之交,信誓旦旦;封侯后,势不两立,彼此都以除掉对方而后快。最终,陈余“头足异处”,为天下人所笑。这是因为“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”。再说以前的文种、范蠡,殚精竭虑,呕心沥血,为越王勾践复国,立下汗马之功;可功成名就,一个被杀,一个逃亡,这就是所谓的“野兽已尽而猎狗烹”。

事实触目惊心,可韩信依然抱有幻想,以为自己问心无愧,刘邦就不会加害自己。军事上,韩信自然游刃有余,可政治上,他还只是初出茅庐。蒯通大有恨铁不成钢之叹:“误矣”,“勇略震主者身危,而功盖天下者不赏”。蒯通列数韩信之大功,举世无双,空前绝后,也正因为此:“楚人不信”,“汉人震怒”,哪里还有什么安身的归宿?威震其主,名高天下,势必岌岌可危。

韩信虽然冷汗浃背,可还是举棋不定。过了几天,蒯通心有不甘,再次游说韩信:“听者事之候也,计者事之机也”,智者就要当机立断,付之于行;机不可失,

时不再来。可韩信无法说服自己,改辕易辙,改口沓舌,便辞谢了蒯通。蒯通知道,自己的一腔热血,已付之东流,“已详狂为巫”,为了自保,也为了保护韩信。

蒯通再次出场,已是刘邦的阶下囚。刘邦得知,韩信临死前,最为后悔的是没有采纳蒯通的计策,便下诏齐国缉拿蒯通,他要看看这个蒯通究竟何许人也,竟敢唆使韩信反叛。

“若教淮阴侯反乎?”刘邦居高临下,厉色而问。蒯通非但没成为一摊烂泥,还坦然应对:“然,臣固教之。竖子不用臣之策,故令自夷于此。如彼竖子用臣之计,陛下安得而夷之乎!”蒯通的胆识了得,不由让刘邦另眼相看,表面上却依旧盛气凌人:“亨之。”蒯通虽早有赴死之心,可临死不忘一搏,大喊“冤哉”!刘邦心里不由冷笑,你唆使韩信造反,“何怨?”蒯通紧紧抓住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,为自己辩白:“秦失其鹿,天下共逐,一时乱象丛生,唯有高才而又捷足者先登。跖之狗吠尧,不是尧不仁,狗叫是因为尧不是主人。自己孤陋寡闻,当时只知韩信,不知陛下,自然一心想着为韩信谋划。况且欲成大事者比比皆是,只是力所不及,又怎能全部烹杀了他们?”

蒯通的比喻,让刘邦释怀;蒯通的反问,让自己死里逃生。其能不可小觑。

新书架



《中国传统色》
郭浩 李健明 中信出版集团

两位作者查找中日色彩相关文献近400部,严谨考据384种中国传统色名;根据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,在几十万件故宫文物中选取应时应节的96件,从文物中提取传统色。色名与色值两相对应,互为考证,最终完成这本以时间为轴,以文物为依托,展现中国传统色体系的著作。



《碎片》
[意]埃莱娜·费兰特 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书是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20余年来写的书信、访谈和散文集。费兰特在书中袒露了自己对写作风格和主题的探索历程,并回顾了自己经历的自我怀疑和突破,这些对话睿智地诠释了女性和家庭、神话和文化